

茨威格小说全集

STEFAN ZWEIG
1881~1942

高中甫◎主编



心灵的焦躁 ①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描摹，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内心情感，煽情功力十足，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西安出版社

STEFAN ZWEIFEL

1961-1992



心灵的焦躁

◎

Stefan Zweig (1898-1928) was an Austrian writer, journalist, and biographer.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cluding Napoleon, Goethe, and Schopenhauer. His work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a focus on the inner life of his subjects.

Stefan Zweig



目 录

心灵的焦躁	(1)
出 游	(361)
看不见的收藏	(367)
旧书商门德尔	(381)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406)
象棋的故事	(414)

【附录】

茨威格 1936 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465)
绝命书	(467)
年 表	(468)
后 记	(472)



心灵的焦躁

“同情恰好有两类。一类同情，懦弱而感伤，其实只是心灵的焦灼而已。只想尽快摆脱因他人的不幸而引起的难堪与激动，这种同情，根本就算不得同情，仅仅是自己的心灵在本能地抗拒他人的不幸。而另一类同情，才是真正的同情——并不多愁善感，却富于创造性。它知道，它想做什么，而且决计同他人一道耐心地忍受一切，直至耗尽自己最后的一丝气力，甚至力竭之后也仍在坚持。”

“家有碧梧桐，自引凤凰来，”格言集中的这句格言，个个作家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以下述含义予以确证：“谁给别人讲得越多，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也就越多。”人们总以为，在作家的脑海里，想象力在一刻不停地纵横驰骋，作家根据取之不尽的积累，无休无止地虚构出种种事件与故事。这种过于随意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其实作家用不着虚构，只要能保持日益精进的观察与倾听的本领，就自有各种形象与事件连连不断地找到跟前，让他做它们的传话人。谁要是常常致力于解释他人的命运，那么，会有许多人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的。

本书叙述的故事，也是别人向我吐露的，几乎是原原本本的复述。而且故事的得来，纯属偶然。上次我去维也纳，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晚上去市郊一家饭店用餐。本以为这里早已不时兴，光顾者想必寥寥，可刚一进门，就发现自己错了。叫人好



不懊恼。在第一张餐桌旁,立即有个熟人站起来邀我到他身边落座,用各种手势表示他真诚的快乐。可我并未报之以同样的热情。如果说这位殷勤的先生本人惹人生厌或者令人不快,那也不确。他只不过是那种热衷于结交的人。他们就像孩子集邮一般,勤奋地收集着熟人,因此对其收藏品中的每一份样本都感到分外骄傲。对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其副业是做一名博识而能干的档案管理员——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仅限于这样一种谦卑的满足,即:对偶尔披露于报端的每个人名,能自负而不加思索地补充道:“我的一名好友”,或者“啊,昨天我还碰到过他”,抑或“我的朋友 A 告诉我,我的朋友 B 这么看”,就这么按照字母顺序一气说下去。在他的朋友举行首场演出时,他准会鼓掌喝彩,第二天早晨还会给每位女演员去电话表示祝贺。他不会忘记朋友们的每一个生日。报上不快的消息,他一概瞒住不说,而读到赞扬的报道,则怀着衷心的关切给朋友寄去。所以说,他并不是个惹人生厌的人,因为他的热心是真诚的。如果有人请他帮个小忙,或者竟是为他收藏熟人的珍品陈列室添上一样新东西,那他就喜不自禁了。

但不必对这位“百沾边”朋友——维也纳人通常以这一轻松愉快的讥讽性字眼来概括五花八门的假绅士当中那类心肠不赖的寄食者——详作描述,因为人人熟悉他们,而且都清楚,如果不采取粗暴的态度,就没法摆脱他们令人感动的、无害的扯淡。我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坐到了他的身边。我俩闲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先生走了进来。此人身材高大,气色颇佳,外表年轻,但两鬓刺眼的灰白,因而引人注目。其步履间腰板挺直的特有姿式,让人即刻看出他以前是名军官。我的邻座霍地跳将起来,以他独有的殷勤劲向他打招呼。可那位先生对这份殷勤劲的回礼,与其说是客气的,倒不如说是漠然的。新到的客人还未在急急赶来的侍者身边点菜,朋友“百沾边”即已挪到我跟前,悄声说:“您可知道他是谁?”我早就了解他那种收藏家的自豪感,即喜欢炫示其收藏中每一件还



算得上有趣的样品,生怕他吹个没完,因此只相当冷淡地说了声“不知道”,且继续切自己的巧克力蛋糕。可我的冷然处之反倒使这位“姓名收集者”更为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掩住口,轻声细气地对我说:“这位先生就是总军需部的霍夫米勒。您可知道,他在战争时期荣获过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这一事实仿佛并未如他期望的那样使我震惊,因而他便以爱国主义读物中惯有的热情,开始向我兜底儿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立下了怎样显赫的战功。说是他先在骑兵部队服役,后在皮阿韦河上的侦察飞行中,一人击落三架敌机,最后调到机枪连,占领并坚守一段前沿阵地,达三日之久。我朋友讲述的一切,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细节(在此就从略了)。叙述过程中,他再三表露出无限的惊讶:我居然对这位了不得的人物毫无所知,卡尔皇帝为了表彰他,可是曾亲自授予他奥地利军队中最珍贵的勋章呢!

我不禁受了诱惑,于是朝邻桌望去,以便一睹两米之外那位已载入史册的英雄的伟姿。但我碰到的却是一道冷峻而愤怒的目光,它似乎想问:这家伙给你胡吹了些我的什么呢?我身上没啥好瞧的!同时那位先生还以一种显然不友好的动作将椅子移到一旁,决然地以脊背对着我们。我有些羞愧地收回目光,从此不再往那边看,甚至不再好奇地扫一眼那张桌子的台布。过了一会儿,我向那位诚实的饶舌者告辞,临出门时即发现,他立刻换了位置,坐到英雄身边去了。也许是为了同样热忱地介绍我吧,就像他在我面前叙述那位英雄一样。

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了他一眼,他投向我一瞥。这次匆匆的偶遇,我本会忘个干净的,岂料第二天,在一个小型社交晚会上,又遇见了这位不久前态度冷傲的先生,真是巧得很。而且他身着晚礼服,比起昨天他穿的更像运动服的火姆斯本呢便服,更引人注目,更显得潇洒。我俩竭力掩饰自己的微笑。这是身处人群中的两人同守一个秘密时会有的那种可疑的微笑。他认出了我,正



如我认出了他一样。也许我们都为昨天那位劳而无功的撮合者感到恼怒或者开心。起初我俩避免交谈,可不交谈不可能,因为我们周围正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下讨论发生在 1938 年,那么,讨论的题目预先便露底了。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编年史家,有朝一日会断定,1938 年,惶然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是揣测新的世界大战有无可能爆发。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成了人们每次聚会必谈的内容。有时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根本不是人们在估测与希冀中发泄自己的恐惧,而是氛围本身,是激动不安、承载着神秘压力的时代气息,想在话语中扩散。

主人——一名职业律师,属刚愎自用的性格——挑起了话头。他用流行的论据来论证流行的胡言,说什么:年青的一代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会像投身上次大战那样,再这么毫无准备地投入新的战争。进行战争动员时,他们就会枪口朝后开火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前线老兵,没有忘记什么在等待他们。在几万家、几十万家工厂制造炸药与毒气的当口,他却夸夸其谈地、满有把握地否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那样的漫不经心,一如用食指轻轻弹落他烟头上的烟灰。他那种夸夸其谈的、很有把握的样子惹恼了我。我很果断地回击道:不要总是相信那些想当然的事情。操纵着战争机器的机关与军事机构同样没有睡觉。在我们为种种空想陶醉的时候,他们却充分利用这一和平时期,事先将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已进入射击位置。就是处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因为宣传的日臻完善,那种普遍的奴性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增长。但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假使无线电波将战争动员令传至千家万户,从此时起,将不会遇到任何反抗。今天,人如尘粒一般,其意志压根儿就再也算不得什么了。

自然罗,大家都反对我,因为实际的情形表明,人内心深处自我麻醉的本能,最喜欢将已意识到的种种危险说成是没影的事



儿,好以此脱开身来。况且隔壁房间已备下丰盛的晚宴,我对空泛的乐观主义发出的这等警告,当然就不受人欢迎了。

出人意料的是,那位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得主此刻却站在我一边,助了我一臂之力。哦,偏偏是他!刚才我的本能还错误地估计他是我的敌手呢。他神情激昂地说,如今这年月,还想考虑人愿不愿意这问题,纯粹是胡闹。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的功绩将记在机器名下,人降格了,至多不过是同一台机器上的某种部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中,他在战场上就未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或否定战争的人。多数人都是风卷尘埃似地给卷了进去,而后干脆就陷在了那个巨大的旋涡中。每个单个的人,正如大口袋内的一粒豌豆,被来回倒腾着,任凭他人随意摆布。就总体而言,陷入战争的人甚至可能比逃出战争的人多。

我吃惊地凝神细听。尤其是他往下陈词时的那份激昂,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沉醉于幻想。如果今天有随便哪个国家,为了一场纯粹是异国他邦的战争,比方说为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上或非洲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擂起鼓来征兵,那么,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未弄清底细就一径跑来。他们也许只是出于躲避自我这一兴致,或是因为环境不称心。对战争真正的抵制,我可是只能说,几近于零。个体反抗一个组织,总比一味地随波逐流需要有大得多的勇气,即个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与机械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正消踪灭迹。在战争中,我几乎只遇到过群体的勇气,即队列间蕴藏的勇气。谁要是更切实地研究这一概念,便会发现甚为奇特的成分:多多的虚荣,多多的轻率,甚至还有无聊,但主要是多多的恐惧——嗯,也就是害怕落在人后,害怕被人嘲笑,害怕单独行动,尤其害怕与众人的热情相悖;那些战场上被视为最勇敢者的人,在我个人看来,在而后作为平民的我看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些相当可疑的英雄。请允许我说,”他谦恭地转向哭丧着脸的东道主道,“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他讲话的方式让我高兴。我很想朝他走过去,但这时女管家请大家用晚餐,而且我俩的席位隔得很远,所以便没有再交谈。直等到众宾客起身告辞,我们才在衣帽架旁碰到一块。

“我想,”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共同的庇护者已间接地为我俩作过介绍了。”

我同样报之以微笑,道:“而且很详尽。”

“他大概着实吹嘘了一番,说我是一个怎样了不得的阿喀琉斯,而且还频频将我的勋章抬了出来吧?”

“大致如此。”

“是啊,他给我的勋章感到万分骄傲,就像您为自己写的书感到自豪一样。”

“可笑的怪人啦!可品质比他恶劣的有的是。哦,对了——如果于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道走上一段。”

我俩向前走去。突然,他转过脸来对我说:

“请您相信我,如果我说,多年来,没有什么比这枚我觉得太招人眼目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更让我遭罪的了,那么,我真的不是在讲空话。坦诚地说吧,当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将它佩在胸前,起先自然是激动不已。我毕竟已被培养成一名军人。在军官学校,如听一则传奇似地听人讲起过这种勋章。说这种勋章每次战争大概就颁发给十几个人,啊,珍贵得真像从天幕摘下来的星星。是啊,对一个 28 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真是了不得。你一下子就站在整个队伍的前面,所有惊奇的目光向你投来,你胸前忽然有个东西像一轮小太阳似地熠熠生辉,而且难以接近的皇帝陛下,握着你的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奖励只在我们行伍界才有意义才有效,而战争一结束,我便觉得,一辈子要作为盖了图戳的英雄——就因为你有那么一次的确勇敢过二十分钟——四下里走动,很可笑。你也许并不比其他成千上万的战友勇敢,不过是运气上占了先,让人发现了。比这更令人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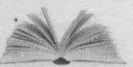


的或许是，你活着回来了。我所到之处，人们都紧盯着这个小金属片看，继而以敬畏的目光打量我。过了一年这样的日子，我彻底厌倦了，我可不愿意作为一块活动纪念碑四处走动。我之所以战争一结束便退伍做平民，内中的决定性原因之一，也就是对这种永恒的引人注目感到恼火。”

他步子迈得急促些了。

“这是原因之一，我说过，但主因还在个人方面。这原因您可能会更好理解。主要是因为我怀疑自己的资格，至少是彻底怀疑我的英雄业绩。我可是比那些好奇的陌生人知道得更清楚，掩藏在勋章后面的这个人，压根儿就算不上英雄，甚至明显是英雄的反面。他属于这么一群人，即为了摆脱绝望的处境，因而疯狂地投身于战争。与其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英雄，倒不如说是躲避自身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你们有何感想，至少我觉得，生活被蒙上了灵光和神明之光环，这不自然，叫人无法忍受。不必再将我的英雄业绩挂在军服上四处溜达了，我感到真畅快啊。就是现在，如果某人掘出我往日的荣光，我仍愤怒不已。我何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点儿要走到您桌子跟前去训斥那个饶舌的家伙，他要吹就吹别人，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饱含敬意的目光，弄得我很恼火。为了更正那位长舌朋友的吹嘘之词，我情愿强迫您听听，我到底走过了怎样曲折的道路，才成就我整个的英雄业绩的——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故事。它毕竟能说明，勇气常常与倒转过来的懦弱别无二致。而且，现在就让我敞开心扉地向您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没什么顾虑。这事已过去二十五年了，与他再无牵涉，早就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您有时间么？不会让您感到无聊吧？”

我当然有时间。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又来来去去地走了很久。在其后的几天，还曾呆在一起长谈。我对他的讲述仅作了少许变动。或许骠骑兵换成了轻骑兵；部队的驻防地在地图上稍稍移了一点，好让人认不出来，且预防性地隐去了全部真名。



但主干的东西我一点也未杜撰。现在开始讲述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叙述者。

故事的缘起在于一种笨拙,一件全然无辜的蠢事,或者用法国人的话说,一桩“gaffe”。^① 事后我又试图弥补我的愚蠢造成的过失。可是,过于匆忙地修理钟表内的某个齿轮,往往会毁坏整个机件。即便是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无法确定,我全然的笨拙止于何处,我自己的罪负起于何时。说不定永远不会弄清楚。

那时我 25 岁,为轻骑兵某部现役少尉。我不敢说,我曾对那个军职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曾感到当军官是我内在的天职。但是,在一个旧式奥地利官员的家里,两名女孩与四个老是饥饿的男孩,围坐着一张食物无多的饭桌,此时此刻,人们是不会多问他们的爱好呀什么的,而是早早地把他们送入职业的烤炉,好让他们不至过久地拖累家庭。我哥哥乌尔里希,因读书过多,在公立学校就弄坏了眼睛,被人塞进了神学院。而我身子骨结实,他们便指点我进入军事学校。我从军校开始,生命之线^②便自动向前卷绕,不必再加照应。一切都由国家来操持。几年之间,国家就按预定的模式,将一个尚未成年的、脸色苍白的男孩,免费培育成一名稚须初露的候补军官,并把他送往部队,这时他已可供差遣了。有那么一天,正值皇帝寿辰,还不满 18 岁的我,从军校毕业了,紧接着领章上便缀上了第一颗星,这样就踏上了第一级台阶。此后相隔一段段应有的时间间隔,我就能一步步自动获得晋升,直至退休并患上痛风病为止。为什么偏要当骑兵,去这种花销相当惊人的部队服役,这也根本不是我本人的心愿,而是我伯母戴西的怪念头。她嫁给我伯父是再婚,那时伯父已离开财政部、转而就任收入较丰的银行总裁之职。富有而故作风雅的伯母,不能

① 法文,意为“蠢事,不合时宜的事”。

② 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所纺的线,为生命的象征。



容忍她的亲属中的某个也姓霍夫米勒的人在步兵部队服役,从而“辱没”她家的门庭。为了上述这个怪念头,她每月要破费一百克朗,作为对我的补贴,所以,任何场合我都得万分恭顺地对她感恩戴德。至于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是否称我的心,倒是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本人思量最少。一登上马鞍,我心情顿时舒畅,马颈之外的事,我就不想啦。

1913年那年的11月,肯定是有道什么命令从这个机关传到另一个机关,因为我们骑兵连一下子便从雅罗斯劳移至匈牙利一座边境小镇驻防。至于这小镇我用的是不是真名,那倒无关紧要,因为奥地利外省的两个驻防地彼此大同小异,其相似程度有如同一件外套上两颗同一制式的纽扣。这儿和那儿的军营,都是一副模样:一座营房,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间军官餐厅,再加上三家旅馆,两间咖啡馆,一间糕点甜食店,一家酒馆,一所破败的剧院。在剧院里献演的是些衰老无用的女高音歌手,她们还万般温柔地周旋于军官与一年制志愿兵之间,作为自己操持的副业。服兵役嘛,哪儿都是一样的忙碌,一样的空虚无聊,每个小时都是依照上百年来呆板不变的勤务条例加以安排,业余生活也看不出有多少变化。在军官餐厅见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样的谈话;在咖啡馆里摆的老是那么几种牌局,玩的总是那种弹子游戏。有时候你也感到惊异,亲爱的上帝居然会乐意,至少在这么一座七八百幢房子的小城周围,布上另一方天空,安排下另一种风景。

不过,这个新驻地与我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驻地相比,有个优点:它是个快车站,紧挨着维也纳,离布达佩斯也不是太远。谁要是有钱——总有形形色色的富家子弟在骑兵部队服役。尤其是那些志愿兵,有的出身高贵门第,有的则是工厂主的子弟——,他便能,如果溜得及时,便能乘五点钟的火车去维也纳,而后坐两点半的夜班车赶回来。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上剧院看戏,在环行大道上溜达,扮一回骑士,且偶尔寻一寻艳遇。最令人羡慕的人



中,有那么几位甚至在维也纳为自己保留有固定寓所或宿夜处。可惜,这类提神醒脑的放浪行径的开销不是我的月俸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唯一的消闲处就是那家咖啡馆或糕点甜食店。既然我感到在那儿玩纸牌往往花费太大,因此我便转而玩玩弹子戏,或者下下象棋,这样更便宜。

有天下午,大抵是1914年5月中旬,我也和往常一样坐在糕点甜食店里与人下棋。对手恰好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药剂师。此人还是我们驻防的这座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局棋我们早就下完了,只是因为懒得起身,便坐在那里闲扯个没完。在这索然无味的偏僻小城,还能去哪儿呢?但这种闲谈没精打采的就像燃尽的烟卷,还冒着些许青烟。这时店门突然开了,飘动的喇叭裙,挟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引进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褐色的杏眼,深色的皮肤,衣着讲究,完全不像乡下人。主要的是在这可怜单调中露出了一张新面孔。只可惜这位俏丽的天仙,对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和面呈叹赏之色瞧她的人,一眼也不睬,而是迈着轻盈的步伐,横穿店堂内九张大理石小桌,径奔柜台而去。她在那里立即大肆订购,计有一整打点心、蛋糕和烧酒。这姑娘灵巧而又生气勃勃。我立刻注意到,制糕点师傅在她面前鞠躬行礼,谦卑至极,我从未见过他燕尾服的后背缝绷得如此之紧。他妻子甚至也从收款台的位置上立起身来,整个人儿几乎都要溶化在她自己那种柔柔的殷勤中了。这位丰盈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日里全不把军官们向她献的殷勤(一到月底,大家往往会欠她好几笔小帐)放在心上。糕点师傅往顾客帐单上登记订货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几颗夹心巧克力糖,一边还和格罗斯迈埃尔太太聊上几句,但对我们一眼也没有瞧过。也许是我们伸长了脖子看她,显得过于热忱了些。当然罗,这位年轻的小姐用不着劳动她的纤纤素手,去拎那唯一的一个小包。正如格罗斯迈埃尔太太恭顺至极地向她保证的那样,所订的糕点之类将可靠无误



地送到小姐府上。这位姑娘根本也没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在钢制的自动收款机旁交付现款。我们大家马上明白过来:噢,一位极高贵的、重要的主顾!

她现在料理完订购之事,转身欲走,格罗斯迈埃尔先生抢步上前,替她开门。那位药剂师先生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这位从身边飘然而过的小姐致意。她以非常亲切的态度表示了感谢。——天啦,好一双丝绒般柔润的淡褐色眼睛!——我简直都等不及了,一等她(在此领受了许多甜蜜的恭维)离开店铺,便万分好奇地向我的棋友打探这位令点心店沉闷的气氛活跃起来了的姑娘是谁。

“啊,她您还不认识?就是——嗯,我且称他为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吧,其实他不叫这名字——克克斯法尔伐的侄女呀——克克斯法尔伐一家您总该认识吧?”

“克克斯法尔伐,”棋友掷过来这个名字,就像抛出了一张一千克朗的钞票。他拿眼睛盯着我,仿佛期待着理所当然的反响,即我以敬畏的口吻惊呼一声:“啊,原来是这样!当然认识!”可我是个新调来的少尉,几个月前才突然奉调这个驻地,对这位颇神秘的天神一无所知。我非常客气地请药剂师先生作进一步的介绍,于是他怀着小城人的自豪感,悠悠自得地给我细叙起来。当然啦,他的讲述比我在此作的复述,要唠叨和详尽得多。

他告诉我,克克斯法尔伐是方圆这一带的首富,简直什么都归在他名下,还不单是那座克克斯法尔伐庄园呢。“您想必知道这座庄园。从操练场上可以望到它。黄色的庄园位于公路左侧,有座平顶塔楼和一处巨大而古老的花园。”而日,通向 R 地公路旁的那家规模庞大的糖厂、设在布鲁克的锯木厂的 M 地的养马场,也是他的。一切都属于他。此外他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还有六七幢房子。“是啊,叫人简直没法相信,在我们这里竟有这等富翁。而且他不懂得像真正的贵族那样生活。冬天,在雅克昆巷小小的维也



纳宫过冬；夏季，在各个疗养地避暑。只是春天才来这里住上几个月，料理一下家政。可是天啦，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哟！从维也纳请来的四重奏小乐队，香槟酒，各式法国葡萄酒，全是头等中的头等，上品中的上品！”嗯，这时他说，假使能为我效劳，他将乐意替我作个引见，因为——他作了一个表示满意的手势——他和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是朋友，早年常与他有生意上的往来，并且知道他素来乐于结交军官朋友。只消他递句话过去，我就会得到邀请的。

既然是这样，何不试试呢？在这么一个外省驻地——发霉的小地方，人都快要闷死了。林荫道上的所有女人，你与她们个个都面熟；她们每一位的夏帽与冬帽，考究的衣着与普通的衣裳，你全了如指掌。老是那副样子！连那条狗、那个女仆和那些孩子，不管你凝神细瞧还是掉转目光，你也全都认得出来。军官餐厅那位波希米亚胖厨娘的手艺，你没有一样不曾领略过；看一眼饭馆中那份永无变更的菜单，你渐渐就会失去胃口。每个人名、每块招牌、每条胡同内的每一张招贴，你全烂熟于胸；每座房子内的每一家店铺，每家店铺内的每一个橱窗，你也了解得清清楚楚。你几乎已和侍者领班欧根一样准确地知道，本区的法官先生几点钟会来咖啡馆，来后又将坐在左手靠窗的角落，4点30分点一杯牛奶咖啡，而公证人先生十分钟后，即4点40分整，准会到来，因为胃的功能欠佳，他便不点牛奶咖啡，而要喝一杯加柠檬的茶——可爱的花样翻新——，接着呢，就一如既往地抽着弗吉尼亚雪茄，讲起老一套的笑话来。哎，这周围所有的面孔，所有的制服，所有的马匹，所有的马车夫，所有的乞儿，你无一不识啊。对你自己，你熟得都腻了。为什么不从这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出逃一次呢？更何况还有那漂亮的姑娘，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于是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是别在这个自负的药剂师面前显得太急切了！）对我这位恩公说，结识克克斯法尔伐一家，在我无疑是乐事一桩。

果然不假，你看，能干的药剂师没有吹牛！两天后他便带着因



自豪而流露出的洋洋得意之态，摆出一副恩赐者的神情，将一张印好的请柬带到咖啡馆来送给了我，上面工整地填有我的姓名。请柬上写道：拉约斯·封·克克斯法尔伐先生恭请安东·霍夫米勒少尉先生下星期三晚上8时共进晚餐。幸好我们也并不是无知无识的人，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星期天上午我就穿上了我那套最好的军服，戴着白手套，脚蹬漆皮鞋，面修得干干净净的，髭须上还洒了一滴科隆香水，然后驱车前去造访。穿着一身上好号衣的、谨慎的老仆，接过我的名片，歉然地嘟哝道，主人错过了接待少尉先生的机会，定会深感遗憾的，可此时他们正在教堂里。这样更好，我心里暗忖。初次拜访，不论公事私事，总是最让人恐惧的。不管怎样吧，我已尽了自己的本分。星期三晚上你尽可放心前来，但愿到时一切称心。我想，拜会克克斯法尔伐的事到星期三就算了啦。可两天后，我发现有人将克克斯法尔伐先生一张折叠的名片送到我房间里来了，这着实令我高兴。做得真是完美，我心想，这人颇讲礼节。初次拜访才过去两天，他就对我这名小军官作了回访——即便是位将军，指望能得到的礼貌与敬意，也就只此而已吧。我怀着一种真正美好的预感，期待着星期三晚上的到来。

可一开始，就出了件捉弄人的事——倒真该讲点迷信，多注意一下那些细微的预兆才是。星期三晚上7点半，我已收拾停当：穿上了最好的军服，戴上了新手套，穿起了漆皮鞋，裤子熨得笔挺，那线条犹如刮须刀的刀锋一般。我的勤务兵正在弄平我大衣上的皱褶，并细加审视，看一切是否已妥贴如意（我每次都需要勤务兵这么做，因为我照明不好的房间里只有一面带柄的小镜子），这时，有人砰砰敲门：是个传令兵，值勤军官，即我的朋友骑兵上尉施泰因许贝伯爵，让这传令兵来请我，要我去士兵营房找他。有两个骑兵，大概醉了酒，于是就吵了起来。结果一个用卡宾枪砸了另一个的头。这个蠢货眼下就躺在那儿，淌着血，张着嘴巴，人事不省。也不知他的头盖骨可还完整。团部的军医到维



也纳度假去了,上校又找不着人影。好心的施泰因许贝尔于是在危急中把我给传去帮忙。偏偏叫我,真该死!他在照料那个流血的士兵,我则得做讯问记录,并向四面八方派出传令兵,好让他们在咖啡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迅速弄个地方上的医生来。这一切忙过,已是7时3刻。看得出来,没有一刻钟或半小时功夫,我根本就脱不开身。真他妈的,偏偏今天发生这种倒霉事,偏巧是今天——我被人邀去做客的时候!我不住地看表,越来越焦急。在这里即使只再瞎忙乎5分钟,我也不可能准时赴约了。但公务高于一切私事,这一信条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不可以偷偷开溜,因此就做了一件在这棘手的情势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说,我打发我的勤务兵乘出租马车(这桩妙事花了我四个克朗)去克克斯法尔伐家报信:假使我迟到了的话,还请主人原谅,但实在是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公务上的事,如此等等。幸好营房内的这桩麻烦事拖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上校本人带着一个匆匆找来的医生赶到了。这样我就可以悄悄地抽身溜走了。

可又碰上了倒霉事:市政厅广场上今天恰巧没有一辆出租车。我只得等着,直至别人打电话叫来一辆双驾马车。因此,当我终于踏进克克斯法尔伐家那间大厅时,壁钟的长针已垂直向下,不是8点钟,已到8点半了。出现这种情况,势所必然啦。我看见,衣帽间里已挂满大衣。从仆人略显局促的面部表情上,我也察觉到,自己来得够晚的了——难堪呐;初次拜访偏偏就发生这等事!

不管怎样吧,那老仆——他这次戴着白手套,穿着燕尾服和浆过的衬衫,面部表情也很呆板——还是安慰我,说我的勤务兵半小时前已送来我的口信。他领我走进客厅。客厅有四扇窗子,挂着红绸窗帘,几盏水晶吊灯放出华光,格调高雅。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华丽的客厅。可惜厅内人影全无,这让我羞愧难当。我清楚地听到隔壁房间传来觥筹交错声——可恼,可恼啊,我马上意识到,他们已入席宴饮起来了。